江苏省东海县发现的打制石器

李炎贤  林一章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葛泽功  张祖方
(南京博物院  南京城博物馆)

内 容 提 要

本文记述1978年5月在江苏省东海县山左口公社大贤庄附近发现的石制品。

石制品主要以石英岩和石英岩为原料。石制品中含石器（单用刃、复用刃、多面刃及坡顶刃石片）、石片、石器。在采集的石片中发现的单面刃石器包括斧背形石片或用石锤就地加工成斧头加工或复加工就地加工，石器形态多刃、复刃或单刃，尖端朝前，尖端朝后等。单面刃石器较为简单，大部分为一般的特点，在进一步确定时代意义较小，但作为石器石器有其意义，这批标本虽然仅限于，但在调查中未见发现片状石器，推测其时代有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晚期。

1978年夏，南京大学城建系教员刘绳纯、潘琦等在东海县和东海县交界处作地质考察时，于大贤庄一带的路边挖出几块人工打制的石片，1977年秋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同志鉴定，确定这些有重要意义的发现。这一发现，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1978年夏，江苏省文化局考古组同志的指导下，组成一个调查小组，从9月2日到10日，在大贤庄附近的山岗及冲积扇进行了整理了一批石制品。现将调查后的总结报告如下：

一、大贤庄附近地质地貌情况

大贤庄位于东海县西北角的山左口公社的西南方约4公里，离县城约31公里，西边紧靠着马陵山，与山东省的郯城县交界，处于鲁中南低山丘陵的南部边缘（图1）。马陵山为南北向的低山，在大贤庄附近山地海拔90米。山体为白垩纪珊瑚礁岩，泥岩等组成。大贤庄附近基岩裸露较多，山体冲沟发育，多呈"V"形，切割可达10米之深。在大贤庄南部及庄内，由砂砾岩层组成的低台地阶地，分布在海拔55--60米左右，由于受后期的侵蚀作用，形成低立状。

这些砂砾岩层主要由卵石、砾石和松散的石英砂砾，其中卵石约占50％--60％，主要为石英石、石英石和石英石等，占90％以上，其它则为泥岩夹层和变质岩夹层。一般磨圆度较好。砾石以1×3及3×5厘米者为主，占70米以上大者直径超过15厘米。砂砾岩层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江苏省古生物研究所合作

江苏省东海县的石器研究
的厚度在山脚下的最深为 1.4 米，从山顶圆弧上的最深为 1.8 米。

二、石制品的观察

采集的石制品约 200 件左右，其中大部分为打制石器，在分类、确定文化性质和时代特点等方面的演变较少。另有一部分标本受现代人的影响较大，这使大部分标本在研究时应反复考虑。决定将其分为 86 件标本作为本文观察的主要依据。

制备石制品的原料多为砾石，其次为砂岩，较少的为石灰岩、砂岩、角砾化石灰岩、火成岩。这些标本中多保留原始表面，说明多来自附近的砾石层。砾石的成分也与附近砾石层中的成分相同。石制品的棱角有一部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刷，但也有较为新鲜的。

石核 共 27 件，其中单面石核 10 件，双面石核 10 件，多面石核 6 件，船底形石核 1 件。

单面石核，大部分标本保留或多或少的原始面。最小的标本为 34 × 72 × 46 毫米，最大的标本可达 55 × 145 × 119 毫米。大多数标本采用扁平的砾石向一面打片。台面为砾石面 3 件；一部分为砾石面，另一部分为人工打制面一件；台面为人工打制面 6
件，其中一件由两块石片组成，一件为手工打制的小刀。台面的利用情况有4种：
（1）在台面的一侧或一边打片，计有5件。简单地打下一块石片或打下数块石片（往
往较小），石片铲形状多不规则，宽大于长或长大于宽者均有，最大者可达53 x 93
毫米。台面角最小者为60°，最大者可达100°，以70°～80°者为多。
（2）在台面的相反两边打片，计有2件。经打片后的台面的加工部分呈不规则的
凸弧。标本的两面均保留砺石面。石片铲
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台面角在70°～80°
左右。
（3）在台面的相反两边打片，仅一件。
一侧经多次打片，石片较纤小，另一侧保留有较大的石片（63 x 66
毫米），台面角为60°。
（4）在台面周边打片，计2件。其一 （780010）台面由两块石片组成，台面角由
73°～94°，均无，石片铲形状有较为窄长
的，也有较为宽扁的。另一件 （780106）周
边可以看到较为窄长的石片，但可以看
出打片点的石片铲形较狭小，台面角在
85°～90°左右。另一台面近似椭圆状，其
台面角为62°（图版1，1）。
双面石制品 （大小不等，最小者31
X 54 X 66毫米，最大者70 X 135 X 110
毫米）除一件标本可能为石片制品外，其
余标本均系石片制品。台面中央有砺
石面或石片制品5件，均石片铲面或石
片铲形者4件，一端由砺石面组成而另一台面
由砺石面或石片铲形者仅一件。标本的利用
情况 可分为4种：
（1）两台面相对，在同一线片打片，打片
的方向不同。这种横片以一件标本为代表，
在它的两个台面上分别呈横竖排列，由这一台面打下的石片铲面较小，形状不规则，台面角
在85°～93°左右；另一台面打下的石片铲面较小，台面角在90°左右。
（2）两台面相对，不在同一线片打片，打片方向相反，这样的标本有3件，其一 （780290）
呈扁平状，左右两侧各打下一块石片，石片铲形似梯形，台面角一为55°，一为60°（图
版1，3）；另一件 （780041）形梯状似扁片状，两面横向打片，石片铲有较大者（53 x 47
毫米），台面角为60°～80°（图2）；最大的一件 （780089）主要在一个台面打片，台面角
60°左右, 另一台面只打下一块近似矩形的石片疤, 台面角为 85°。
（3）两台面正角相差 14°, 由一个台面打下的石片疤都不很大, 其尾端相连或隔
相应, 台面角较大, 由 75°—95°左右, 以 80°—90°者居多 (图 5)。
（4）向相邻两台面交界处打片, 此两台面为人工石器, 计两件。其一主要在一台面
打片, 石片疤较小, 多窄长, 台面角 70°—85°左右, 另一台面打片方向垂直于另一台面的打片
方向; 另一件标本连接两侧台面打片, 近似交互打法, 石片疤较小, 台面
角在 85°—90°左右。
多台面石核 球状及椭球状
者 3 件, 较大者直径在 100 毫米
左右, 较小者直径 70—90 毫米左
右, 石片疤不多小, 台面角多在
90°左右。近似长方体者一件, 49 × 72 × 52 毫米, 台面角在 80°左右, 石片疤较小, 较
大的有呈三角形状 (图版 1, 2)。此外还有一件多台面石核, 一端厚大, 一端薄瘦, 类似砍
砸器; 有一件多台面石核系由扁平的砾石的两侧边向两面打片, 台面角近于直立。

船底形石核 一件, 13.6 × 28 × 11.5 毫米, 微平面长, 底窄锐尖呈骨状。一端较
小, 似为台面, 一端似为斜削面。另一端似为石器的底底, 由平顶向斜顶倾斜打下窄长的
细条, 台面角为 64°—74°。平顶的两侧边都有向斜底敲移成片的痕迹。窄窄部分也有
向平顶剥片的痕迹 (图版 3, 3 及图 6 及左及左)。

这一砾石近似圆旋形, 河下地区发现的船底形石核 (安志敏, 1978) 或两面棱状石
核 (王建等, 1978)。

石片 共 44 件。约有四分之三的标本保留或多或少的砾石面或石皮。最小的标本
为 30 × 26 × 10 毫米, 最大的为 113 × 81 × 45.5 毫米。长以 3—5 毫米左右者为多, 宽
以 3—6 毫米左右者为多, 厚以 10—20 毫米左右者为多。形状多不规则, 偶有呈椭圆或三
角形状。台面由砾石面或石皮构成者有 19 件, 其中 8 件在骨器或解剖有打击痕迹; 人工
台面 25 件, 其中有疤的 10 件, 有疤的 3 件。台面有较为宽厚的, 也有相当薄小的。打击
点不多集中，双椎体凸起者并不多，有3件标本左打击点附近显著凹陷（图2，1及3），类似贵州水城磷灰石的“锐棱撮击石片”上的特点（曹静田，1978）。双椎体的标本亦有几件（图2，2）。多数标本的正面有斜面。石片角从85°到130°左右均有，以95°~125°左右者为多。约一半的石片或多或少有第二步加工痕迹。

石锤 原为一略为扁平的砾石，一端较窄向两面磨薄石片，台面角65°左右，另一端较宽向一面多剥落成片状的石片，台面角65°~90°。较宽一端新磨的石片亦可能是这块砾石当作石锤使用所致，而较窄的一端则可能是当作石核打片所获。

石核 原为4件，芯片制器其一，石核制成者2件。用芯片制或其一的一面破面加工成凸刃。

刃角68°~75°。刃缘略凸不平（图8）。另一件标本主要向背面加工成凸刃，刃角63°~88°，右侧较陡，左斜边较为平缓（图9）。石核较圆弧较为对称，断面近乎平行四边形。标本的 fours均有打片痕迹，两边背面加工，另一两边交叉加工，刃角82°~90°左右（图10）。另一件标本的轮廓似尖状器，一端向一面打片，台面角69°，另一侧交叉加工成曲折的刃缘（图11）。

割削器 计8件，以芯片或断片制成，最小的为13×19×5毫米，最大的为35×77×23毫米。依加工成形状，可分为：

（1）单凸刃割削器 共3件，向背面加工者2件，其一在远处加工成横刃（图6之右
三、讨论与结论

大坌 diagnosed 发现的石制品，从分布范围看来，有的接近山顶，大部分在山坡上。两者的高度差 20 多米。这对遗址的发现和采集的动物化石，讨论它的时代就较为容易一些，目前的情况较为困难。若山顶附近发现的标本和发现的标本出自同一发展系列的不同的堆积物，向山顶发现的标本可能被发现者为过渡。遗留在此处的石制品和表土发生的关系，所以这一点缺乏事实支持。如果山顶和山坡发现的石制品看作是上下层的关系，可以被发现的标本为山顶发现者，同样缺乏堆积的证据，也是难以受到的。我们来看，同一山顶的不同时期的堆积物的石制品可能属于同一时代的，当然不排斥有时代较早的东西夹杂在一起的可能。这些石制品包括几类因素：

（1）木版与石板，石片及石器具有开发与简便的特征，其中一些标本可以和华北地区商周或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制品比较，这类型时间的短时间的石器与作为相同的产物的“硬木”是不适宜的：

（2）扁平石片的石片在北方发现发现，近年来发现发现的地点，应该有相当多的地形关系，形成了相对的阶段。这种石器的石片材料来看是商周或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存在。可能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在考虑时代问题时，值得注意的提出两者的石器，或配石器时代。从类型和制作技术看来，这批石制品包括时代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但有可能：

东大坌发现的石制品是有意义的，（1）扁平石片的存在，对认识这类石制的发展和如何进行分析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2）这批石制品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在东大坌进行进一步的发现，降低堆积西间的任务，通过这一工作有可能在以后找到更多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遗物。
ON A COLLECTION OF CHIPPED STONE ARTIFACTS FROM DONGHAI, JIANGSU

Li Yan-xian Lin Yipu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Academia Sinica)
Gu Zhi-gong
(Nanjing Museum)
Zhang Zu-fang
(Nanjing Museum of Geology)

Abstract

The present article deals with a collection of chipped stone artifacts from Daxianzhuang, Donghai, Jiangsu in 1978. All the specimens lie scatter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hill slope near Daxianzhuang. They are chiefly made of quartzite pebbles. Among the finds are 27 nuclei, 44 flakes, 1 hammerstone, 2 choppers, 2 chopping-tools, 8 scrapers, 1 round scraper and 1 point are recognized. We find difficulty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age of the stone artifacts, lacking the evidence of stratigraphy and paleontology. However, not a single piece of polished nor a polished stone tool was encountered in the course of investigation, though we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look for. Typologically, most of stone artifacts are of common nature hard to date exactly. In addition, a piece of bont-shaped core seems to be more interesting. As a whole, the age of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Donghai may be provisionally regarded as late Paleolithic or later.
图版Ⅱ

1, 2, 3 为石片  4 为尖状器  5 为细砾石
1, 2, 5×1，3×8，4 接近原大。